

蘇聯理論文藝

第一輯 第六種

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
蘇聯文學史上最重要的路標

新文藝出版社

文藝理論譯叢

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
蘇聯文學史上最重要的路標

傑米基耶夫著 戈安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去年十二月下旬召開了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大會是對蘇聯文學力量的一次戰鬥性的檢閱，是蘇聯文學史上最重要的路標。

早在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蘇聯文學就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進步的、最有思想性的、最革命的文學。自這以後的二十年間，以各民族兄弟般的友誼為基礎的多民族的蘇聯文學空前地成長了和壯大了。它在蘇聯人民生活中的意義更為重大了，它的國際威望提高了。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的工作所以能引起我國人民和全世界進步人士的注意，其原因即在於此。

大會開幕那天，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作家們致了祝詞，祝詞中對蘇聯文學在建設共產主義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和功績作了極高的評價並指出了它的基本任務。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當蘇聯人民爲了進一步全面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文化而進行着各種大規模設施的時候，當資本主義反動侵略集團準備發動新的世界大戰，並企圖用強暴的方法來阻止社會主義力量生長的時候，「蘇聯文學的社會改造和積極教育的作用是不可衡量地增加了」[●]，蘇共中央致

大會的祝詞中這樣講道。

黨中央委員會的祝詞受到了與會代表的熱烈歡迎。蘇聯的作家都認定黨的領導是他們能獲得成就的主要保證。我們的文學以共產黨人的黨性、以文學爲人民服務、爲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服務的思想來對抗騙人的、資產階級的、文學脫離社會而「獨立」的和「爲藝術而藝術」的口號。蕭洛霍夫在大會上發言時講道：

「國外的惡毒的敵人說，我們蘇聯作家彷彿是遵照黨的指示寫作的。事實上有點不同：我們人人都是遵照自己的心的指示寫作的，而我們的心是屬於黨和人民的，我們是以自己的藝術爲黨和人民服務的。」^e

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是在黨與非黨作家更進一步地團結在共產黨和黨中央委員會底周圍的標誌下進行的。蘇聯作家忠實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忠實於蘇維埃愛國主義的思想，各民族之間友好的思想，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思想；忠實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原則；忠實於文學的人民性和黨性——這乃是我國文學力量鞏固之基礎。

● 「蘇聯人民的文學」，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第二頁。

● 同上書，下冊，第二八一——二八二頁。

兩次作家代表大會間的蘇聯文學

自一九三四年召開的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以來的二十年中，蘇聯文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這些經驗必須加以綜合，而成就亦必須加以總結。這是第二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的主要任務之一。

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表明了自第一次大會以來的二十年中，多民族的蘇聯文學空前地成長了，更爲豐富多采了，並在創作上獲得了重大的成就。

如果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是對那誕生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反映了國內戰爭、新的社會制度的產生、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的年輕的文學的發展作了總結，那麼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所探討的文學則比以前大大地成熟了：它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形成的；它從建設共產主義事業的鬥爭經驗中，從偉大衛國戰爭的經驗中，從民主、社會主義陣營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鬥爭經驗中，來汲取自己的內容、主題和形象。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階段，我們的文學始終和人民在一起，並積極幫助人民從事建設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二十年來，蘇聯的作家們創造了許多藝術作品：描繪了在戰前五年計劃時期，蘇聯人民的英勇勞動；描繪了在偉大衛國戰爭年代，蘇聯人民的不朽功勳；描繪了蘇聯人民

爲了恢復和發展戰後經濟而作的忘我的鬥爭以及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我們有合法的權利自豪，我們和人民一起樹立了五年計劃的地基和把敵人逐出了國境！」●李昂諾夫在大會上講道。

在戰前，三十年代的最後五年，高爾基的最後一部天才的鉅著「克里姆·薩木金的一生」問世了；同時A·托爾斯泰的偉大的長篇史詩小說「苦難的歷程」和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也相繼完成了。那時和這些長篇小說一齊出現的還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鍊成的」，馬卡連柯的「教育詩」，法捷耶夫的「烏兌克末裔」，這些作品將蘇聯文學的世界性的榮譽提升到空前未有的高度。

已經成爲光榮、豪邁和英勇的事業的勞動的主題，在我國的文學中佔有最主要的地位。普通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城市和農村的勞動者、科學和生產的革新者與先進者、成了集體農莊莊員的農民均是下述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克雷莫夫的「油船德賓特號」、馬雷什金的「來自窮鄉僻壤的人們」、革拉特珂夫的「原動力」、潘菲洛夫的「磨刀石農莊」、斯米爾諾夫的「兒子們」、基雅切利的「葛瓦琪·比葛華的轉變」、特瓦爾陀夫斯基的長詩「摩拉維亞王國」。

蘇維埃的歷史小說在這一時期的蘇聯文學中佔了重要的地位。這種小說在文學史中是從未有過的，它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來理解歷史的發展的。在那些年月裏，出現了A·托爾斯泰的『彼得大帝』第二部，希什可夫的『葉密良·布加喬夫』，塞爾蓋耶夫——青斯基的『塞瓦斯托波爾激戰』，諾維柯夫——普列鮑依的『對馬』，卡達耶夫的『孤帆兒閃着白光』，畢爾文采夫的『柯楚別依』和伊凡諾夫的『巴爾赫門柯』以及其它一些採用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

戰前的蘇聯文學一刻也沒有忘却過威脅着我國安全的危險。高爾基的許多政論文章，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風雨所誕生的』，巴甫連柯的長篇小說『在東方』，西蒙諾夫的劇本『我城一少年』，蘇爾科夫歌頌英勇的紅色戰士的詩篇和那些年代的其他許多作品，都培養了蘇聯人民準備經受戰爭底嚴酷考驗和投向捍衛祖國自由的鬥爭中去。

戰爭爆發了。在偉大衛國戰爭的年代，蘇聯的作家都積極地參加了全民的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鬥爭。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蘇聯文學成了我國人民的有力的武器。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人、各民族人民底自由的捍衛者、使人類擺脫法西斯的桎梏的解放者，成了文學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蘇聯文學以勇敢、英雄主義、對勝利的信心、生氣勃勃的蘇維埃愛國主義以及對敵人的無比仇恨，來培養了在前綫戰鬥的和在後方工作的蘇維埃人們。

『砲聲一響，繆斯閉口』這句老話是盡人皆知的。但蘇聯的作家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實

了這句老話是完全不公正的。他們在戰爭年代所創造的藝術作品豐富了蘇聯的文學並且永久地列入了蘇聯人民文化的寶庫。

在戰時，蘇聯的作家們不僅順利地寫就了許多具有戰鬥風格的作品——詩歌、特寫、政論等等。與A·托爾斯泰、愛倫堡、李昂諾夫等人的政論、江布爾、庫巴拉、狄琴納、蘇爾科夫、西蒙諾夫的詩歌同樣地獲得了全民性的聲譽的，尚有許多作品，戲劇有：西蒙諾夫的「俄羅斯人」，李昂諾夫的「侵略」，考涅楚克的「前綫」；長詩有：特瓦爾陀夫斯基的「瓦西里·焦爾金」，吉洪諾夫的「基洛夫和我們在一起」，阿麗格爾的「卓婭」，庫列蕭夫的「隊旗」，安托科爾斯基的「兒子」，英貝爾的「普爾科夫子午綫」；長篇和中篇小說有：格羅斯曼的「不朽的人民」，華西列夫斯卡婭的「虹」，戈爾巴托夫的「不屈的人們」，別克的「恐懼與無畏」，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和其他許多不同體裁的作品。

在偉大衛國戰爭的那些嚴峻的日子裏，蘇聯文學在祖國的面前光榮地履行了自己的義務，並在自己的歷史上寫下了新的光輝的一頁。

在戰後的年代，蘇聯文學又重新轉向我們人民的奮發的、創造性的勞動的主題。蘇聯文學表現了蘇聯人的正面形象，並同我們生活中的一切舊的反面事物展開了鬥爭，揭露了帝國主義反動派和戰爭挑撥者妄想發動新的世界大戰的罪惡計劃。對歷史起着決定性作用的人民和共

產黨——人民的利益、願望、理想的表達者和時代的智慧和榮譽、良心——是蘇聯文學的核心。

近十年來，蘇聯作家的創作反映了現代生活的基本問題和蘇聯人民生活的最主要的方面。這兒有的作品描繪了蘇聯人民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的勝利；有的作品卓越地發揮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社會主義勞動的主題——蘇聯文學的總的主題；有的作品的主题是爭取和平，反對新戰爭挑撥者的國際性的，此外，還有一些歷史性主題的藝術作品。

還早在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高爾基就曾宣稱：蘇聯的文學不僅是俄羅斯語言的文學，而且是全蘇聯的文學。從那時起蘇聯各民族文學團結一致的力量無限地壯大了，我們各民族作家的成就也空前地增長了。

在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兄弟民族文學的成就非常顯明地展示了出來。蘇聯文學在大會上被認為是統一的多民族的整體。關於它的經驗、發展遠景、創作方法的討論是在全體兄弟民族的文學作品的基礎上進行的。假如我們沒有狄琴納、雷里斯基、考涅楚克、庫巴拉、柯拉斯、伊薩克揚、江布爾、斯達爾斯基、阿依尼、基雅切利、列昂尼捷、武爾貢、屠爾松——查德、阿烏埃淑夫、墨烏卡諾夫、文貝克、烏畢特、拉齊斯、涅利斯、雅科伯遜等人的作品，以及我國文學其他許多代表人物的在社會主義內容上是單一的，而在形式上是多民族的作品的話，那麼蘇聯的文學就不堪設想了。甚至我國有一些在革命前連文字也沒有的落後民族也創造了自己的文

學，在他們之中湧現出了許多出色的作家。例如：吐溫人——托可、烏德蓋人——基蒙柯、楚瓦什人——烏赫薩雅、楚克察人——雷特赫烏、亞庫梯人——馬爾齊諾娃和其他許多作家。

把俄羅斯文學作品譯成兄弟民族的文字，同樣地把兄弟民族作家的著作譯成俄文，這樣的翻譯工作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宏大規模，這證明了各民族文學在創作上的互相接近，同時，也在我國爲它們造成了千百萬讀者大衆。一九三四年出版了譯成蘇聯各兄弟民族文字的俄羅斯文學作品四百八十一種，共計三百五十萬冊；而在一九五三年出版了一千零二十二種作品，共計一千六百萬冊。一九三四年出版了譯成俄文的各兄弟民族文學作品一百五十種，共計一百萬冊；而在一九五三年出版了四百一十九種，共計二千一百五十萬冊。

蘇爾科夫在他的報告中說道：『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上，還沒有人提出各兄弟民族文學在創作上相互影響的問題。當時各兄弟民族文學發展的水平，還沒有爲提出這個問題提供條件。在兩次代表大會之間的時期中，我國全部多民族文學發展的具有重大意義的結果之一，就是各兄弟民族文學彼此之間在創作方面日益增長的相互影響。』●

這個重要的情況特別具體地表現在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關於「蘇聯各民族文學的藝

術翻譯」的專門補充報告的討論中。這個報告是由三位作家——安托科爾斯基、阿烏埃淑夫和雷里斯基——所共同準備的。報告研究了蘇聯文學翻譯家的複雜而有益的工作，並指出了這一工作的成績與缺點。

蘇聯文學在世界觀、目的和方法上是單一的，但它的多種多樣的形式、體裁和創作方法却一天比一天更為豐富了。現代長篇小說和歷史小說、抒情詩和話劇、敘事詩和歌曲、政論和兒童文學、特寫和幻想小說、評論文和歷史文學作品、現實主義體裁和浪漫主義體裁的散文、歌謠和朗誦詩，——它們都在順利發展着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統一的文學中獲得了自己的地位。

到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時，多民族的蘇聯文學，在掌握與發揚古典文學不朽的傳統的同時，在學習蘇維埃文學的奠基者高爾基的經驗的同時，在肅清頹廢派、形式主義、世界主義、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庸俗社會學和拉普派的各種異己、有害的影響和殘餘的同時，愈益豐富和成熟了。

蘇聯文學的世界意義增長了。它以共產主義思想的旗手，以反對資本主義壓迫、反對戰爭挑撥者，為爭取自由、和平、各族人民的獨立而鬥爭的喉舌出現在全人類的面前。蘇聯文學給全世界勞動人民展示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和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英雄姿態，展示了自由勞動的詩意和蘇維埃人的思想的偉大、道德的崇高。正因為如此，它對於全世界勞動人民，對於

全體進步人類之影響是巨大的。

「有一個時候曾經提出過這麼一個問題：『什麼是蘇聯文學？』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家書舖不是每天有人向店員提出另外一個問題：『你們有什麼蘇聯文學作品？』」●費定講完這句話後，全體與會代表報以熱烈的掌聲。

在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討論關於蘇聯作家的作品的翻譯問題時，提到了有九十六位作家的作品已譯成外國文字出版了。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三年這段時期中，依據很不完全的資料，人民民主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出版了九百多位蘇聯作家的作品，共計有四十四種外國文字的譯本。僅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國外就出版了九千四百一十九萬六千冊蘇聯文藝作品。

因為有了人民民主國家中數以千萬計的讀者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成百萬的讀者，蘇聯作家的讀者羣衆增加了。這一批廣大的新的讀者羣衆對蘇聯文學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對這些要求，蘇聯文學工作者不能不傾聽。

蘇聯文學對於世界文學的影響是極其巨大的。偉大中國的作家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作

家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作家都向世界上最進步、最有思想性、最革命的文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學習。著名的中國批評家周揚在大會發言時講道：「中國有句古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可以用來恰當地形容蘇聯文學與世界各國進步文學的關係。」

吉洪諾夫在他的關於分析民主陣營的文學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文學的報告中說道，進步文學的廣闊的陣綫橫貫了全部大陸，而且不斷地在擴大，依靠一批又一批有才華的作家充實了自己，進步文學與人民羣衆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它在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事業中所起的作用日益顯著，日益巨大。

蘇聯文學的影響促進了世界進步文學的成長，並幫助它與那些爲帝國主義服務的、宣傳仇視人類、原子戰爭、犬儒主義、悲觀主義、粗野行爲的反動文學進行鬥爭。全體進步作家的力量在爭取和平、爭取勞動、爭取智慧、爭取人類美好未來的鬥爭中團結在一起了。

蘇聯文學的成長取決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取決於環繞在我們作家周圍的感覺敏銳、要求嚴格的蘇聯讀者的關懷與熱愛。作家和文學在歷史上，在任何一个國家內，從沒有能像在蘇聯那樣獲得如此崇高的地位。我們的文學與蘇聯人民是血肉相關的，它的發展反映了我們國家的發展與勝利。

蘇聯文學之所以能獲得如此巨大之成就與世界性的榮譽，必須歸功於共產黨的領導。黨

以始終不渝的關注來支持蘇聯文學中進步有益的一切，幫助我們的作家們戰勝舊的遺毒與異己思想和創造性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黨指出蘇聯文學的發展應沿着更深刻地、全面地、藝術地、透徹地反映現實的道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間，聯共（布）中央關於思想問題的各項歷史性的決議對蘇聯文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它們打擊了文學和藝術中存在的無思想性的現象，並發展了列寧關於文學必須具有黨性的原則。蘇聯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對更進一步發展蘇聯文學有着巨大的意義。黨代表大會號召蘇聯作家創造值得做別人的模範和做敵對的蘇維埃人的典型形象和展示他們高尚的精神品質，號召作家們必須大胆地表現生活的矛盾與衝突和善於利用批評的武器，把它當作最有效的教育工具之一。

大會的成員

蘇聯文學的成長和經歷的道路以及二十年來發生的種種變化，——所有這一切不僅在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的報告與發言中，同樣的在大會的成員中也得到了鮮明的反映。

我們來看一下數目字。當選出席大會的代表共有七百三十八人。他們代表了三千六百九

十五名蘇聯作家。出席第一次大會的代表共有五百九十一人，他們代表了一千五百名蘇聯作家。蘇聯作家數量的增加，表明了蘇聯文學中已發生了極大的質的變化：蘇聯作家協會已增添了新生力量。

蘇聯文學本身就顯示出了迥然不同的各代作家之間在創作上的親密的友誼關係。在大會的代表中，有些作家早在十月革命前就開始了文學活動（五十九人）。也有些作家還是在戰後才出現於文學界（三十人）。有一百二十八名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的代表也曾是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的代表。

奧利迦·福爾什主持了第二次大會的開幕式。她是大會最老的一位代表，雖已八十二歲，但仍然積極地從事文學工作。她的最出色的作品——「拉奇雪娃底三部曲」是在戰前寫就的。一九四三年出現了她的長篇小說「米哈依洛夫底鎖」。近年來她正在寫一部關於十二月黨人的長篇小說「自由底初生兒」。小說的前幾章已經問世了。塞爾蓋耶夫——青斯基、伊薩克揚、П·古里耶和其他一些福爾什的同代作家們，他們的創作精力都仍然十分充沛。

像革拉特珂夫這樣的老一代作家的創作道路是可資借鏡的。他在十月革命之前就開始了文學活動。在二十年代他寫就了長篇小說「士敏土」，在三十年代寫就了「原動力」，而在最近——戰後的年代，革拉特珂夫又寫就了出色的自傳體的三部曲：「童年的故事」、「自由

人」、「艱苦的年頭」。

爲了說明文學中曾發生的思想藝術性的進展特徵，可以用像費定、李昂諾夫、愛倫堡、卡達耶夫、卡維林這樣的老一代作家的創作道路爲例證。他們早在二十年代就爲人們所熟知了。我們只要拿他們在那些年代的作品（費定的「城與年」和「兄弟們」，愛倫堡的「胡里奧·胡列尼托的冒險」，李昂諾夫的「糴」與「賊」，卡達耶夫的「盜用公款者」，卡維林的「十分之九的命運」）和他們在最近十年至十五年內寫就的一些作品（費定的「歐洲的掠奪」、「阿克杜爾療養院」、「初歡」和「不平凡的夏天」，李昂諾夫的「侵略」和「俄羅斯森林」，愛倫堡的「巴黎的陷落」、「暴風雨」和「九級浪」，卡達耶夫的「孤帆兒閃着白光」、「團的兒子」和「爲蘇維埃政權」，卡維林的「船長與大尉」和「打開的書」等）來作一比較，那麼就可確信老一代作家的無窮盡的創作積極性，確信我們文學思想藝術性的一往直前的發展。

在兩次代表大會之間的時期內，在蘇聯作家的隊伍裏湧現出了許多新的名字。大會有二百零六位代表是在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之後開始自己的文學活動的。在兩次代表大會之間的時期內，下述許多作家都獲得了廣泛的聲譽（均爲第二次大會的代表）：阿查耶夫、阿利蓋爾、安東諾夫、巴巴耶夫斯基、畢爾哥列茨、布賓諾夫、岡察爾、葛利巴恰夫、Г·古里耶、陀爾馬托夫斯基、卡扎凱維奇、柯波恰耶娃、柯切托夫、柯列索夫、魯柯寧、瑪萊斯柯、瑪爾柯夫、米哈

爾柯夫、聶克拉索夫、尼古拉耶娃、奧維奇金、奧薩寧、潘諾娃、彭切列耶夫、畢爾文采夫、波列伏依、波波夫金、雷巴柯夫、西蒙諾夫、索波柯、索夫隆諾夫、唐克、屠爾松——查德、特瓦爾陀夫斯基、契可夫斯基、楚柯夫斯基和其他許多作家。

這是蘇聯文學蓬勃成長的光輝的標誌，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擁有無限有利條件的光輝的標誌。

有四十五個民族的代表出席了大會。阿塞拜疆的作家選舉了二十八名代表參加大會，亞美尼亞——三十六名，白俄羅斯——二十八名，格魯吉亞——四十五名，哈薩克——二十名，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作家五名，吉爾吉斯作家十名，拉脫維亞——十五名，立陶宛——十二名，摩爾達維亞——七名，塔吉克——十名，土庫曼——六名，烏茲別克——十三名，烏克蘭——七十一名，愛沙尼亞——八名。

此外，參加大會工作的還有許多自治共和國的作家，如：阿第蓋人，巴什基里亞人，布利亞特——蒙古人，達吉斯坦人，卡巴爾達人，科米人，馬里人，莫爾多瓦人，北奧塞丁人，韃靼人，吐溫人，烏德摩爾梯人，哈卡斯人，楚瓦什人，亞庫梯人。

這一切都表明了蘇聯文學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多民族的特徵。「現在坐在這個大廳中的作家們，」拉吉莫夫說道，「代表着全蘇文學的所有各民族的文學，代表着一條河流的許多